

皇城根

陈建功 赵大年
编剧



皇城根

陈建功 赵大年 编剧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〔京〕新登字 097 号

责任编辑：党 洁 王 欣

封面设计：夫 龙

皇 城 根

陈建功 编剧
赵大年

*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 100866)

新华书店发行所发行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 13 印张 30(千)字

1992 年 8 月第 1 版 199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00 册 定价：6.50 元

ISBN 7-5043-2070-6/J. 212

内容提要

当代名医金一趟特讲仁义，密制再造金丹，药到病除。金丹不传女。长女金秀遵命招婿，抱个儿子还中了他人设的局。次女金枝由京剧刀马旦改唱流行歌走红，向往市民生活，失身于倒爷而不悔。徐总经理、歌星陈玉英频频造访金宅，目的可疑。“黑手”作神弄鬼，亡魂翠花哭唱〈窦娥冤〉向金一趟索命。金丹被盗，张道士讲仙缘。作者通过一串扑朔迷离的故事、悬念，生动地描绘了当代北京人的种种心态和走向新生活的艰难历程。

第 一 集

某县长途汽车站门外 夏日

37 岁的中医研究院主任张全义站在候车室外边的墙根下，脚边放着两只旅行袋。他饶有兴趣的望着附近一个算命先生的卦摊儿。25 岁的中医研究院学员小刘拿着两张长途汽车票，从车站出来，走到张全义身边。

小 刘：张主任，票买好啦，两点半开车。

张全义：还要等二十多分钟啊。

小 刘：可不。从这儿到北京，要走多久？

张全义：俩小时吧。

小 刘：这趟跟您下乡，调查多发病，跑了七个县，收获不小！

张全义敷衍地一笑，眼睛仍然朝卦摊儿张望。

小 刘：张主任，您有这种感觉没有，出门在外，越是……

小刘发现了张全义心不在焉，疑惑地瞥了他一眼，顺着他的目光朝前望去。车站前广场一隅。一位老者坐在石阶上，身前一方白纸，用石子压住四角。白纸左书：“直言无隐”、右书“概不奉承”，横书“闻心”。二三子蹲在卜者身前，请他算命。

张全义：小刘，你信吗？

小 刘：算命？嘿嘿，张主任，您信？

张全义：自古医卜同道，更何况我们家还有一位坚定不移的老爷子，即便开始不信，到后来，熏也熏得你将信将疑啦！

小 刘：那您也去算一卦，让我也开开眼，看看那老头儿灵不灵！

张全义：诚则灵，你要是成心去看人家的笑话，倒未必灵了。

小 刘：好好好，我诚，我信，还不行！

二人边说边走到卦摊儿跟前。算命老者扬起脸，盯着张全义看。张全义亦不动声色，与之对视。小刘左右顾盼，颇觉惊异。稍顷。

算命人：（目光仍不离张全义，摇头晃脑）不缺吃穿，命里孤单，一心行善，全家平安。

张全义：你看，怎么样？

小刘已经折服，楞楞地点头。

算命人：袖里乾坤大，壶中日月长。二位干部同志定是来自都市名城，不妨让我给二位送上一相。分文不取，毫厘不收，相对了您给我传名。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。人过不留名，不知张三李四，雁过不留声，不知春夏秋冬。本人送相，可有几种人不送：聋子不送，哑巴不送，不孝父母的不送。我送的是读书识字明情知理的人，或是不认字，却久闯江湖，通达人情之人，可是多了不送，每天只送一相。二位不知哪位有意赏光。

张全义：老先生，那就烦劳给问一卦。

算命人：上问父母，下问妻儿。问前程，问富贵。问病，问灾，问喜，问财。这位同志你要问什么？

张全义：不瞒你说，我已经三十七岁啦，结婚三年，至今还没有……

算命人：不需多讲，老汉已经明白啦。请将生辰八字写下来。

张全义提笔在纸上写了两行字，递给算命先生。他摇摇签筒，让张全义抽了一根竹签。签上刻着字，涂有红漆。张全义看看，递给算命先生。

算命人：请问尊姓大名。

张全义：张全义——弓长张，完全的全，仁义的义。

算命人：这就对了！讲仁义而且要讲得周全嘛。同志，你命中注定有个儿子！

张全义：好极啦……还要等几年吗？

算命人：不，贵公子已经出生了。

小 刘：走吧！纯粹是个侃爷，连一分钱也甭给他。

算命人：小同志，你听我把话说完好不好？

张全义：你说得太离谱儿啦！我出差才一个多月，我爱人并没怀孕，
怎么就生孩子了呢？

算命人：要不是你命中注定要得这个儿子，我也就不费口舌了……

张全义：快说吧，别误了我们赶汽车。

算命人：你们俩是一个单位的吧？

小 刘：你怎么知道的？

算命人：你们单位有东、西两条走廊是吧？

张全义：对！

算命人：快上车！今天下午五点钟左右，在你们单位的东廊下有一个弃婴，那就是你命中注定的儿子！

张全义：弃婴？

算命人：听明白，你今生今世只有这一个儿子。虽然是弃婴，却是个很好的贵子。——不是兔唇，不是六指儿，也没有任何疾病，聪明可爱，日后前途无量！

车站的广播声：去北京的旅客上车啦！张全义赶忙掏出一张拾圆的钞票，放在卦摊上。

算命人：我只收五块钱。

张全义：要是算得准，我还要来给你送礼呐！

算命人：要是算不准，你回来砸我的卦摊儿！

北京金一趟府邸院门外 白天

金府是从前王爷府的一角。从胡同外边看，磨砖对缝的清水墙，高门楼，红漆大门朝南。门侧挂着一块颇大的黑漆金字招牌，那劲道而醒目的金字是：名中医金一趟诊所。小刘提着张全义的那只

旅行袋从胡同走到门前，揪电铃。

红漆大门打开一扇，20 岁的女护士身穿白大褂走出来。

小 王：是你呀，怎么站着不动？

小 刘：小王，这是张主任的。我不进去啦。

小 王：张主任呢？

小 刘：拣孩子去啦！

小 王：什么？拣孩子？

小 刘：嗯，白拣一个大胖儿子……三言两语说不清楚。我还没回家呐。

小 王：别走！进来喝杯茶，说给我听听。还有白拣儿子的事儿！进屋坐会儿，歇歇腿儿，我给你泡茶。

金府院内

小 刘：不坐啦。我告诉你吧，张主任在长途汽车站算了个卦，算命先生说……

此时，36 岁的电脑工程师杜逢时抱着许多中草药包子，跟着金府 60 岁的老佣人杨妈从东厢房走出来，斜穿院子，向西北角走去。

小 王：杜工程师！快来听啊，特大新闻！

杜逢时：我把药送到后院去，就来！

他随着杨妈走到后跨院去了。金一趟的小女儿，19 岁的金枝是个活泼美丽的京剧演员，从北屋跑出来

金 枝：什么特大新闻？

小 王：你姐夫拣儿子去啦！

金 枝：是我的耳朵不好使，还是你吃错了药啦？

金一趟的大女儿，33 岁的金秀，是位中医师，也从西厢房走出来，她比金枝稳重得多。

金 秀：小刘，张大夫没跟你一块回来？

小 刘：一趟车回北京的。为了赶时间，他必须五点钟以前赶到咱们研究院的东廊下去拣个儿子！

金 秀：什么？拣儿子？

小 王：你还是从头儿讲吧！张主任在长途汽车站算了个什么卦？
金府后跨院 白天

后院有许多树，荫凉儿下边的小路直通到三间瓦房门口。杨妈从腰里解下一大串钥匙，开了中间堂屋的门锁。杜逢时抱着药包子进门，被杨妈拦住。

杨 妈：把药包子放在外边。我说过多次啦，你不准进这三间屋。又忘啦？

杜逢时：没忘！妈，我把这些药材送进去，不就省得您费劲巴拉的往里搬了嘛。

杨 妈：放下！该我费劲的时候就不能图轻巧。

杜逢时：瞧您这神神鬼鬼儿的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！

杨 妈：这是金府的规矩！

杜逢时：知道知道，我早知道！瞧您，又不是金家人，可一张嘴——
“这是金府的规矩！”……喊！

杨 妈：你少费话！我是金府的老妈子，不错，可是呀，除了金一趟老爷子和我的杨妈之外，谁也没资格进这三间屋。

她一边说着，一边往屋里搬药包子。房门半掩，屋里光线很暗，什么也看不清。

杜逢时：我知道，您还要说，金秀和金枝，都是金一趟的亲女儿，也没资格进这三间屋！

杨 妈：逢时，你还不离开这儿？没你的事儿啦！（说罢，缩身进屋，插上了房门）

金府院内

杜逢时走到前院，金秀姐妹正围着小刘笑。

金 枝：逢时哥，你快来，天下奇闻！

杜逢时：什么事儿这么好笑哇？

金 枝：我姐姐三年没生孩子，姐夫急疯啦，就去算卦，说他命中注定有个儿子，就是现在——五点钟，哈，也许已经拣到一个大胖小子啦！

小 刘：隔着二百里，那算命先生就能知道此时此刻，在我们研究院的东廊下能拣个孩子……我看呐，白骗了张主任十块钱！

金 枝：骗钱？等会儿我姐夫要是真的抱回来个大胖儿子哩！

金 秀：阿弥陀佛！那我可就省事儿啦，花一百一千都值。

小 王：杜工程师，您是搞电脑的科学家的，算命这种事儿有没有实验的时候呢？

杜逢时：有！等会儿全义大哥要是真拣回个儿子来，我就改行，不干电脑，去给算命先生当徒弟！

大门口的电铃响了起来。

金 枝：快去开门呐，给你抱回大胖儿子来啦！

大家都笑。金秀不去。小王开了门，是位姑娘搀着个求医的宋老头进来。

宋 女：大夫，俺爹有病，哪儿也瞧不好。听说北京有位老大夫金一赅，不论什么病，瞧一赅准好！

小 王：你们不知道，金老先生七十二岁啦，每天上午只挂十个号。明天再来吧。

宋老头：小大夫，求求你啦，俺爷儿俩是从山东来的呀，刚下火车，没住店，没吃饭就往这儿赶……求求你啦！

说着，宋老头就要下跪，小王赶紧将他搀住。金秀和杜逢时也赶过来。

小 王：张主任也不在，要不然，您给这老头儿看看吧？

宋 女：不中！那可不中！俺爹这病啊，什么主任、教授、男大夫、女大夫都瞧过，全不中。

宋老头：这才卖了两口大肥猪，千儿八百里坐火车进北京，为的就是要见金一趟啊！

杜逢时：也真不容易啊！问问老爷子吧？

金 秀：甭问啦。给他挂号吧。

宋 女：挂号费挺贵吧？瞧你门口这金字招牌，还不得收个十块八块的呀……俺可只剩下两张车票钱啦！

金 秀：好吧好吧！跟我来。

小 王：只剩下两张车票钱，今儿晚上你们怎么住旅馆呐？

宋 女：不住店。俺爷儿俩奔的就是金一趟嘛——只要吃了这儿的再造金丹、药到病除，根本就不用再来第二趟，是不是？所以俺们搭上夜晚的火车就回家去啦！

小 王：你倒真门儿清啊。

宋 女：俺爹打听好几年啦。到这儿瞧过病的人都说，要是手里没有再造金丹，哪个大夫敢打出招牌来称 he 自己是金一趟呢！

金府北房正厅

正厅是三间一明的宽大诊室兼客厅，一色老式红木家具，古色古香。东、西两头有挂着黄缎子软帘儿的小门通向内室。72岁鹤发童颜的金一趟坐在长方案子侧旁的太师椅上，给宋老头切脉毕，又看舌苔和手指，用地道的北京话对他说。

金一趟：不想吃，你强吃，血都黑啦！说罢，提笔开药方子。

金秀打开带锁的抽屉，从锦盒中取出一丸栗子大小的中成药来，递给宋老头。

金 秀：当我面儿嚼了，咽了。

宋老头接过药丸，手也哆嗦，两眼也放亮了。

宋老头：这就是再造金丹吧？

金 秀：快嚼了吧。

宋老头：这丸仙丹得多少钱呐？

金 秀：甭打听啦。如果不对症，出多少钱也不给你吃！

宋老头赶快将药丸放进嘴里，快嚼快咽。金秀盯着他咽完，又递一杯水。宋老头漱漱口，将漱口水也咽了。

宋老头：真咸呐！

金 秀：谁教你把漱口水也咽了哇？这是盐水。再漱两遍！

宋老头认真漱口，吐进痰盂

宋老头：俺听说，这再造金丹，连牙缝里一丁点儿药渣也不准带出去。这一漱口，才知道果真如此！

金 秀：你就别唠叨啦。

金一趟已写完药方。金秀将它交给宋老头。

金 秀：拿回去，照方儿抓药。

金一趟，有效多吃，没效少吃。有效没效您也甭来啦。您要再来，就好比当众抽我嘴巴！

宋老头赶紧鞠躬，金一趟已经回身，走进东头内室去了。

故宫

晚霞满天，将故宫黄澄澄的琉璃瓦顶染上了一层桔红色的光彩。张全义怀抱襁褓中的婴儿，匆匆从廊下走过。他偶尔放慢脚步，看看婴儿那娇嫩的脸蛋。筒子河畔，一群孩子在河边嬉闹：跳皮筋、踢毽子，追逐、打闹。怀抱婴儿的张全义，从嬉闹声中走过。

金府院内 黄昏

门铃响了，小王开门，一惊：张全义果然抱回来了一个婴儿。

小 王：哟，您……您…真的……

张全义：当然是真的啦！又白又胖的男孩儿。

小 王：那算命先生，也真是个活神仙啦！

张全义：你们都听说啦？

小 王：小刘刚才送旅行袋儿，跟我们详细说了一遍。

张全义：金大夫也听说啦？

小 王：听说啦，还念阿弥陀佛呐。

张全义露出宽慰的神色，抱着孩子进了西厢房。小王身不由己的跟进去。

金府西厢房外间 黄昏

张全义抱孩子进屋，金秀大惊失色，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呆若木鸡。张全义和小王也怔住了，冷场片刻。西厢是张全义和金秀的住房，外间屋是书房兼客厅，有书桌，书架，沙发，电视，电话。

张全义：金秀，你先看看这孩子……多可怜！

金秀没接孩子，嘴唇哆嗦着，看了一会儿，也没说出话来

张全义：金秀，咱俩都是医生……刚才，我第一眼看见这个被遗弃的男孩儿，抱起来，就再也松不开手啦……金秀还是不说话。小王感到尴尬，退出屋去。

张全义：金秀，这两年我思想上也有压力，明知道老爷子的心事，盼着抱孙子……

金秀刚要说什么，忽又停住，原来金枝跑了进来，跟着进来的是杨妈。

金 枝：奇迹！让我看看，不是姐夫从玩具店买回来个洋娃娃呀？

杨妈和金枝围上来看孩子。张全义很关心大家的态度——抱着孩子观察三人的脸色。

金 枝（把孩子接过来，掂一掂，笑着）：足有八九斤重，真是个大胖小子！睡着啦，一点儿也不闹，真乖！姐，你不是作梦都盼儿子嘛！瞧，长的还挺好看呐。

张全义：是是，挺健康，五官端正！

金 秀：天庭饱满，是个好孩子。

杨妈一直没说话，此时出屋去了

金 枝：杨妈汇报去啦！你们也该把孩子抱到北屋去挂个号哇。

张全义：对对！

金秀把孩子递给他，张全义不接。

张全义：最好由你抱着……我洗把脸，咱马上过去！

金府北房正厅 黄昏

金一趟面无表情的坐在太师椅上，听杨妈站在斜对面诉说。

杨 妈：不管怎么说，全义这事儿办得太唐突，失礼！这不，事先没跟您老爷子讨教，也不跟他媳妇商量，腾的一下儿就抱回来个孩子！还说是算了个卦，是命中注定的……

金一趟耸拉下眼皮，思考片刻，仍然无表情，不说话，又睁开眼来望着杨妈，听她往下说。

杨 妈：不是我多管闲事——您也吩咐过，金府的事儿让我多管着点儿。我就想，您招张全义做倒插门儿的女婿，还不就是为了生个孙子传宗接代吗？这倒好，张全义两岁半的时候，就是您老爷子收养的义子，如今他又抱了一个回来，这该怎么论（读淋）呢？也算金府的孙少爷吗？赶明儿这再造金丹就传给他？我是越想越觉着玄呐……

金一趟不动声色，又闭上了眼睛。

金府院内 黄昏

金秀抱着孩子，与金枝、张全义一同从西厢房走出来。张全义换了一件衬衫。

金 枝：姐，你要是喜欢这孩子，在爸爸面前就得多说几句好话。

张全义：对，金枝说的对！金枝，你也来。

金 枝：懒得管你们的事儿啦。我今儿晚上演出，不在家吃晚饭。

金枝跑开。张全义夫妇走进北屋。

金府北房正厅 黄昏

张全义夫妇进屋，金一趟睁开眼睛

张全义：爸，我下乡调查一个多月，这阵子您身体硬朗？

金一趟：硬朗，你还惦着我。

张全义：爸，今天在外地，我算了个卦，

金一趟：听他们说过啦。

张全义不便多说了，望望金秀，示意她把孩子抱给金一趟看。

金秀：爸，也许这真是命中注定的，全义捡了个大胖小子，刚满月

.....

杨妈望着金一趟。金一趟仍无表情，却注视着女儿。

张全义：这孩子太可怜啦，长的倒很健康，模样儿也好看，您老爷子要是喜欢.....

金一趟（盯着女儿问）：你呐？

金秀：我喜欢。可是也得由您决定啊！

有了女儿这句话，金一趟立刻变得慈眉善目的了，摸摸孩子的脸蛋儿。

金一趟：只要你们喜欢，我还决定什么呢！

张全义露出笑容，用感激的目光望望妻子，金秀避开他的目光。

金一趟：全义，你先斩后奏，我看这也是行善嘛！

张全义恢复过来，讪讪地笑着，不敢答话。

金一趟：想当年，我把你抱回府里来，也是为了行善。行善的事儿还怕多吗？兴我收养义子，难道就不准你收养孤儿？杨妈，你说呢？

杨妈：是啊，我来金府三十六年啦，亲眼所见，您老爷子待人处世，慈悲为怀，慈善为本。

金一趟：咱爷儿仁都行医，行医就是行善。

孩子忽然哭了几声，张全义赶忙把他抱过来，拍着

金一趟：嗨，还是个大嗓门儿呐！他饿啦，快给孩子雇个奶妈吧。

杨 妈：现在哪儿还雇得着奶妈儿呀，不怕，咱订的有牛奶，饿不着他！

张全义：爸，您歇着吧。我热牛奶去！

张全义夫妇走后，金一趟的脸色阴沉下来，一动不动地坐着。

杨 妈：唉，我看得出，您还是不舒心呐……

金一趟心事重重，不说话。

杨 妈：今天的事儿有点怪，算命的能算这么准？到那儿就捡个孩子回来？

金一趟不答话，站起来，走出屋去。

金府后跨院 傍晚

金一趟沿着北屋的山墙根儿，走进了西北角的一座不大的后跨院。院中树木较多，天色阴暗。树荫下有条小路，金一趟踉踉跄跄地直奔那三间民房走去。杨妈好像知道他要做什么，跟过来，又赶到前面去开那中间堂屋的门锁。

金府后跨院堂屋 傍晚

堂屋里光线很暗，杨妈先进去。金一趟也跟进去。二人几乎是在黑影里说话。

杨 妈：老爷子，您别动，这屋太黑啦。

金一趟：不碍事，你看得见，我也看得见！

杨 妈：我哪儿看得见呐！只不过这屋里我熟透啦。

金一趟：对，我也熟透啦。好比是瞎子，在自家屋里也能摸到桌椅板凳……

正说着，咣的一响，金一趟大概是踢在了水桶上。

杨 妈：您别动！磕着碰着可了不得呀！上岁数的人啦……我这就把灯点着。

金一趟：没事儿，我已经摸着椅子，坐下啦。

西耳房里闪出亮光。杨妈端着一盏老式的带玻璃罩的煤油灯从西耳房走出来。堂屋被照亮。屋里有一张长条供桌，两把老式硬木靠椅。金一趟坐在椅子上。北墙正中挂着一个镜框，是一位身穿清朝官服的中年人的照片。墙角堆放着一些竹篓子，柳条包，铁皮水桶，石臼和木杵之类的用具。

杨妈端着煤油灯，金一趟坐着不动。

杨妈：今儿个又不是初一、十五，什么也没准备，您到这儿来干吗呢？

金一趟不说话。杨妈把灯放在长条供桌上，在一旁等他吩咐。

金府院内 傍晚

张全义端着一只小奶锅，从南倒座的餐厅里走出来。

杜逢时拿着一只空奶瓶，从东厢房里迎过来。

杜逢时：全义哥，给你。

张全义：哟，好极啦！我正发愁呐，煮好了牛奶，没有奶瓶，怎么喂孩子呀。

金秀从西厢房里赶出来，接了奶锅和奶瓶。

金秀：太感谢啦！逢时哥，你从哪儿找出来的？我就记不得家里还有奶瓶儿。

杜逢时：我妈呀，什么老古董都存着！这奶瓶儿没准儿还是你小时候用过的呐。

张全义：金秀是你妈妈奶大的，这我记得，她可没吃牛奶。

杜逢时：那就是金枝用过的。

金秀：反正是老古董啦！我得拿开水好好刷洗几遍。

金秀回屋去了，杜逢时拉住张全义。

杜逢时：全义哥，我还没向你贺喜呐。

张全义：唉……！

杜逢时：我理解，你也是为了老爷子，不得已而为之啊。